

看Pablo Reinoso的雕塑,椅子可算是一條打開他創作之門的鑰匙:手下創作的雕塑,不管能不能坐,幾乎都是圍繞着椅子這一命題,以設計和藝術出身的雙重身份,在兩者日漸模糊的界線上游走。對椅子的着迷更是他生命的軸心,他愛創造椅子,也愛收集各式各樣的椅子,「我告訴你,我看到椅子比看到女人更加危險。」Reinoso以真誠的眼神跟記者說道,一隻手卻在光滑的天鵝絨椅套上細細輕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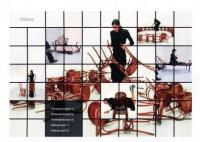
椅子,如此平凡卻又如此親密的物 件,每天在生活中不同的場景出現,坐 車、上班、看電視,也許正因太習以為 常,我們很少去留意這件貼身之物。市場 上多如牛毛的Designer Chair或多了一重 裝飾作用,但椅子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能 坐,滿足了這一條件就算合格,僅此而 已,但Pablo Reinoso創作的椅子,卻提 供了功能以外的可能性。事實上他的椅子 更似一座野心勃勃的大型雕塑,只是恰巧 「能坐」或是挪用了椅子的形態而已,以 設計的角度創作藝術是他最常玩把戲,「人 們總愛問我設計跟藝術的界線在哪裏,我 認為設計是提供答案的一種手段,而藝術 卻是提出問題,能掌握這個理念,就能輕 易分辨出來。」但兼而有之又有何不可? 木材鋼鐵等堅韌的素材在他手下擁有了輕 盈跳躍的姿態,靈動如生長中的有機體, 活潑而又充滿生機,是椅子卻又不止於椅 子,彷彿是一種獨立的語言,這跟他的出 身也不無關係。

## 椅迷之始

要把Reinoso簡單歸類,一點也不容 易,因為他總是擁有多重身份:1955年, 流着巴黎血統的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生。 一家人隨祖父在二次大戰後逃離歐洲,落 戶偏安的南美洲。由於是家中獨子,自小 父母離異,小時候經常一人玩耍,而周末 他最喜歡的遊樂場,就是他祖父的工場, 「祖父很喜歡做木工,還建了自己的工場, 我很喜歡那個地方,周末常常去玩,除了 電鋸,祖父幾乎什麼都給我用,小時候就 開始動手作家具,七八歲就做出了人生第 一張椅子。」然而最教他難忘的第一張椅 子,卻是當年保母送贈的禮物,「那時候才 兩三歲吧,那個年代有專為小孩而設的玩 具,卻沒有兒童家具。當時照顧我的保母, 每年夏天都會回家鄉巴拿威,那一年她帶 了一張椅子回來送給我,設計簡單的一張 木椅,椅背上的皮革畫上了鮮艷的圖案, 原來是她親手造給我的,對於當時的我來 説,是多大的一件事。」這張陪伴他多年

的椅子,最後也毀於他手上,「後來因為我想造一輛車,就把四隻椅腳鋸掉了,再就上輛子,我還記我保母發現後的錯愕表情現在回想起也後悔不已,我喜愛收藏椅子卻掉失了最重要的一張。」說Reinoso是林子的狂迷一點不為過,多年來搜購回來的藏品多不勝數,對他來說,椅子紀錄了,類文明的發展,不同文化對於椅子的演然也各有不同,可以透過它了解不同的生活「把椅子融入藝術中,其實也是為了給自证機續買凳!」

保母的餽贈燃起了他對椅子的感情而祖父的離世,則間接讓他認清成為雕刻家的命運,「十三歲那年祖父過身,我多一次踏足法國探親,那一次旅程對我來說絕對是人生的轉捩點。有一天我去了Rod Museum,首次看到了Henri Laurens的作品,抽象的雕塑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也是十分難明,但那一剎那,我好像完全明白了他们品背後的含義和心情,那種一見如故的感然深震滅我,也讓我立志當上雕塑家。」



欣賞一件藝術品,每個人的理解能力也 能有所不同,可是大部分的你我他,遇上 一如外星生物的所謂藝術,還是希望能 的 以有限的頭腦,來為眼前的東西理出一 椅 個所以然來,不能被歸類標籤的,也許 會引起相當的不安。Reinoso總是喜歡挑 戰觀眾對椅子功能的既有聯想,2007年 就跟時裝品牌David Delfin合作,讓模 特兒把椅子穿上身。

Reinoso於2004和2007年跟女演員 Blanca Li合作拍攝的藝術短片,可算 是理解其雕塑的最佳導讀。片中女角將 遇上Reinoso多件作品, 這些作品的外 形雖有着椅子的形態,卻抽掉了最基本 的功能,女主角為了替雕塑賦上功能意 義而變得歇斯底里,鬧出不少笑話,揭 示人們對標籤的期望與落差。

www.pabloreinoso.com

Reinoso第一次藝術作品是一組相連 的樹幹,既是雕塑同時也是一張椅,今天 依然安放於阿根廷的家中。可是離開巴 黎,豆芽的雕塑家萝一下子好像離太遠, 為了事業前途,上大學後Reinoso選修了 建築系,然而最終還是敵不過雕塑家的召 喚,「本來已接受了讀建築的決定,可是 有時候命運是更強大的一種力量,大學其 中一年暑假,我跟朋友初次到紐約參觀 MoMA,看到畢加索的雕塑,那種熱情一 下子就回來了!回家後我就跟母親説退學 的事,起初她也不支持,但那時候阿根廷 正值內戰,而我繼續留下,只會再次被徵 入伍,第一次當兵,身邊很多同齡好友戰 死沙場,我不想再捲入戰事之中,所以最 後家人同意讓我離開,由於我擁有法國國 籍,因此就順理成章去了巴黎。」才到埗 幾天,家中就收到入伍的通知書,誰知道 是否能活得過第二次?

## 以設計成為藝術佐料

Reinoso一家雖是法國人,可是從小 到大的生活方式,卻是不折不扣的阿根廷 人,法文也是正式移居巴黎才開始學,文 化落差也曾讓他迷失了好一段日子,「阿根

廷是一個很熱情、很隨意的國家 人就會親吻,無分男女,我到法 開戶口的時候,每次見到那個出; 會親她的臉,後來多去幾次才發: 行職員在暗暗竊笑,原來他們笑 我可是傷心了很久。」Reinoso 到法國,Reinoso認識了後來的即 Jorge Michel,然而他並沒有一國 塑創作之中,反而兼起了設計師 不同品牌做過產品和室內設計 任LMVH的 藝術總監,負責Giv Loewe的香水瓶設計。

雖似是不同走向,設計與藝行 説卻是互相滋長的養分,「雖然我」 建築學位,但我還是對它有一份! 從事設計感覺上更貼折建築。做計 就像是一個中間人,要平衡生產活 間的利益,把概念化成一個形態 件,而作為雕塑家,就是要把一 放於某個環境下,為它賦上多一 當中經歷的思考過程,也是共同的 與藝術並行也是彼此的避難所, # 的時候可以先去做另外一種東西 成。」



Spaghetti Bench取了義大利粉的形態,寓意卻是大自然

在椅子投入生產線以前,要得到一張椅 子可説是大費周章的一件事,不僅費時 也是一件奢侈品, 絕非平常人家能消費 得起。直至1859年, Steam-bending 科技的出現才打破了這一悶局, 堅韌的 木條在蒸氣機中蒸五小時,就可任意屈 曲,引發德國人Michael Thonet設計 出Thonet Chair,外形簡單而優雅, 只用六件木頭拼合而成,程序簡單因此 可交由普通工人作大量生產,設計就曾 於1867年的巴黎世博拿了金獎,拆件 運送非常方便,外銷數量驚人。No.14 Thonet(下圖左),又稱Bistro Chair, 是旗下最受歡迎的設計,至今依然是全 球銷量最高的椅子。「十九世紀初,要是 想造六張椅子,可能要等上六個星期, 但Thonet Chair一天就能做3,000張, 價錢大大降低,改寫了椅子的歷史,因 此我的作品取了Thonet Chair的設計, 重新思考椅子的功能。」



Ce is only 20 to 2

Reinoso習慣隨身攜帶Sketch Book畫下靈感,圖為去年的噴水泉設計。

設計與藝術,阿根廷與法國,Reinoso總是游弋於不同的領域之間,然而正是這種差異,讓他能以陌生的眼光觀看不同事物,也是對日常事物的一種威知,說到他最Signature一組作品:Spaghetti Bench,原來也有一段故事。這次展覽帶來的Spaghetti Bench算是規模相對較小的一件,平凡不過的木條板凳拖着長長的意粉尾巴,一如有生命的藤蔓,向着四方八面伸延,取名Spaghetti,外人也真以為是摹做意大利麵的形態,誰知道這是法國工潮引發的一次奇想,「法國工潮是舉世聞名的吧!有一年,道路的工作人員

大罷工,以致多條高速公路封鎖了差不多一個用,後來重開,我剛好要駕車到市郊一個地方,但是想要上高速的時候,卻被阻止,說還沒清理完畢,我抄小路,在城裏繞了很多路,來到一個高速公路入口,竟然沒有封鎖,我當然馬上開車,誰知道公路上只有我一輛車,一路上我跟不少動物擦身而過,路上也開始長出了植物,你能想像那個情景嗎?人類文明看似如此發達,原來不消一個月就會被大自然收復,要是人類離開了城市,我們建立的東西還能維持多久呢?Spaghetti Bench不甘於當一張椅子,稍不留神,也許會侵佔我

們的生活空間。」跟一般的藝術家不同, Reinoso更願意別人明白他的作品,不介 意分享個人的創作經驗,手稿也如數家珍 地拿來展示,絕不故弄玄虛,阿根廷人的 好客熱情依舊在其作品和性格上流露,縱 然今天他已學會不再隨便吻人。▶

《巴勃羅·雷諾索——活雕塑》

日期:即日至7月14日

地點:澳門壹號廣場及澳門文華東方酒店

查詢:2822 9838